

公安部列为年度中国十大案件之首
国际刑警组织列为全世界第三要案



幻灭与求生的最后挣扎

小军◎著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邪点

幻灭与求生的最后挣扎

小军◎著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邪点/小军著. —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2007.6

ISBN 978-7-80222-374-5

I. 邪… II. 小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84041 号

●邪点

作 者 / 小 军

责任编辑 / 涓 子

装帧设计 / 大象工作室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710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 / 23.25 字数 / 337 千

印 刷 /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80222-374-5/I·26

定 价 / 35.0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邮编:100029

法律顾问: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(010)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(010)64443051 传真:(010)64439708

邪点



智慧用歪了就是“邪点”。他像一只孤独的狼，隐藏在黑暗中，用“刚强”的外表，掩饰着贪婪而凶残的内心，他筹划着一个个血腥的抢劫，重复着抢枪一杀人、掠财一抢枪一杀人、掠财的过程。

他的案子被公安部列为当年中国十大案件之首，被国际刑警组织列为全世界第三要案。

责任编辑：涓子

封面设计：米 大象设计工作室·倪志强

Daxiang Design Office 010-64601013



公安部列为年度中国十大案件之首
国际刑警组织列为全世界第三要案



邪点

小军◎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序

1. 北京第一监狱。特号

特号关押的人，必须达到相当级别，案子绝对保密，甚至负责看守的司法警察，也无权过问。

曲宝手铐脚镣相加。

开锁声，进来六位身穿便衣的人员，看守人员自动回避。

为首者宣布：“经公安部和司法部、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，将你押解到新疆接受审判。”

曲宝情绪正常：“反正是死，哪儿都一样，不过，如此兴师动众，有这个必要吗？”

“你所有的涉案中，社会负面影响之大，杀人之多、抢劫数额之大，当属新疆之最，公开、公正的判决有利于新疆的安定团结。”

“杀鸡给猴看。”

“去新疆审判势在必行。”

“别无选择。”

“是，有想法，直说。”

“人到了这份上，多少有些杂念。”

“讲。”

“我的案子在北京审，踏实，家里人还可以见上一面。”

“曲宝，我现行的职位，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，北京、新疆同样依法办事。绝不会扩大事实，你犯罪，接受惩罚，理所应当。根本不存在歧视你的问题，亲属见面，现在就答复你，满足你的要求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曲宝，案子已经做了，人，也进来了，既然走了这条路，希望你配合好，把最后的这段路，圆满地走好，走完整。”

“我会，一级警监。”

“你很识货。”

“还可以，我的案子排第几？”

“今年中国十大案件之首，国际刑警组织将你列为全世界第三要案。你这样的级别，害怕到你犯罪的地方去审判，应该吗？”

“现在走？”

“是，曲宝。向你宣布，此时此刻起，进入特别非常时期。执行押解，严格遵守特别纪律，如有过激行为出现，最高等级处置。明白吗？”

曲宝笑了：“明白。”

2. 新疆国际机场，停机坪。

很少见的武警装甲车，东、西、南、北，压住阵脚，地面上架着十几挺机枪，狙击手持 85 式狙击步枪严阵以待，几十名戴着面罩的特警，列队戒严。

3 分钟后，西北航空公司执行飞行任务的 777 型波音飞机，降落、滑行、进入预定位置，舱门打开。

曲宝蹬着最新式的押解链，同案犯冉小影享受同等待遇。交接后，分别押上警车，警报器大作，高速行驶。

1

茶淀劳改农场。

大杂务马六子斜着眼，背着手，新犯一个个排着队，进衙道，最后面一个大个儿，蹚着镣子。

旁边的杂务段和平：“六哥，这孙子蹚着点，蹚得还挺正，又一个危险分子。”

马六子冷冷的：“管丫哪庙里的呢，折腾就灭他。”

“看着有点邪性劲儿。”

“没什么新鲜的，事大，早就悠到王八楼（王八楼——北京市第一监狱，清朝末年建，其建筑结构呈此状）去了，小鱼小虾米，翻不起大浪。”

这么一打底，段和平直奔大个儿：“嘿，站住，哪儿的？叫什么？犯的什么事？”

慢吞吞，粗声粗气：“曲宝，盗窃。”蹚镣子的腿，继续前行。

段和平骂着：“傻×东西，蹦不出多大天去。六哥，真是叨鹰的。”

马六子说：“哼，圈里头就这德性，是龙你得盘着，是虎你得卧着，想磕，你得有本事，磕的还得是地方，不然，有的是受的，小和平，把人看死了，别出事，我到大伙房弄点横货。下午带他们训练，老规矩，不行就揍。”

“行。”

号里面，曲宝把行李放在地上。

学习号，二来子分配床铺：“你上边，嘿，你也上边，大个儿你

也上去。”

旁边有人招呼：“二来子，那蹚链子的住底下吧。”发话的是南城老炮儿小弟，一言九鼎，还真没人犯上。

曲宝冲着小弟点点头，算是谢了，照旧闷头不语，整理自己的行李，开始打豆腐块，仔仔细细，相当认真。

下午，新犯在段和平的率领下踢正步，旁边一根大棒子伺候。

曲宝在号内背监规，只有小弟和病号花贼没有出工。

花贼：“哥们儿，歇会儿，什么案子？”

“盗窃。”简简单单的两个字。

“几年呀？”

“3年。”仍是两个字。

“好混，什么都别想，稀里马虎的就过来了。你这么折腾也不是办法，这圈儿里全是大田活儿，谁都得过这关，扛，没弟哥的钢骨叉子，还真不灵，打飞了你，进来的人，随便拉出一个，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，穷忍着，富耐着，睡不着你眯着，一进宫吧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正常。时间一长，也就通了，公安局不养闲人，犯得起事儿，就得坐得起牢，这，依我就是走向极端。要不就磕出来。要不装孙子装到底。不过，你还得会装，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，谁的道也不挡，挺好。有钱混钱缘，没钱混人缘，你得占一样，别哪边都不占。那罪，你就受上了。”

小弟听了半天白话：“兄弟，这东西甭听，全凭自己心气，记住，咱是爷们，到哪儿也不能跌份儿，是，人在屋檐下，都低头，分怎么低，骑在脖子上拉屎？没戏。”他伸伸脖子：“这东西，花匠，永远上不了台面。”花贼只有听数落的份，不敢言语。

正说着，外边的口号响彻云天，大班收工进院，一个个跟泥猴似的，抄起脸盆到外边冲洗。大狗熊喊着：“赶紧，赶紧，今儿改善。”

老七骂着：“全他妈喂狗了。”

爬五说：“锅底也是块肉，叨一口是一口。”

“这二来子也是车子货。就咱们班面，数丫尻。里外都没面儿。”

果不其然，二来子端着见底儿的红烧肉：“摆盆。”

十几个铁盆摆放地上，十几双死盯着有糖色儿的大肉块。随着铁勺捞起，再盛下。不少人的唾沫强行往下咽。

打饭的盆，居然还留下五、六块很肥的红烧肉和一些肉汤，没人走开，二来子挥着铁勺，赶着众人。讨好地给小弟的盆中加了几块，剩下的全倒入自己的盆中。

很明显，号里的人都沉着脸，但敢怒不敢言。也没人跳出来，全都狼吞虎咽地埋头吃自己的“改善”。

马六子拍窗户：“弟哥。”递进来小半盆肉，转身就走。小弟半句客套都没有。

曲宝将自己的“改善”完成，对蹲在地上嚼饭的说：“哥几个让个地儿，我出去。”

本身就搓着火的大狗熊不满地说：“你丫凑合点吧，没看这儿吃饭呢。”

曲宝又退回床边。

大狗熊嘴里还是不干不净：“真他妈丧。”

曲宝急了：“你再说一遍。”

“孙子，我说了。”

段和平正好巡逻到窗户底下：“别他妈没事找事，今儿楚中的班，想扒层皮就出来。”

号儿里顿时没声了。

“闲的蛋疼。”段和平追骂了一句。

第二天早晨，正式出工。

曲宝被带到管教室，身材极其魁梧的狱政中队长楚中，一边上下打量他，手里一边翻阅着他的档案。

“曲宝，你服不服，那是你跟法院的事，既然判决生效，到这儿，你，就得守这儿的规矩，从我手中过的人，没一个人走托，也行不通，只要你有能力，能胜任，我肯定用。至于用钱，根本没戏。”

曲宝有些委屈：“他们说我是安定因素。”

“那是他们，从今儿开始，踏踏实实，谁都有想法，都觉得自己冤，凡事得手心手背，人家的东西，凭什么让你偷，重与不重，不用教。打的多少价值，一看就八九不离十，跟明镜似的，关键是你自己的承受能力，还有，劳动关必须过。”

“这我知道。”

“跟你谈话不费劲，是个明白人，既来之，则安之，想什么都没用，下午把镣子摘了，歇半天，洗洗衣服，明天出工。”

“谢谢楚中。”

“鱼池、虾池。”

二来子边干边说：“曲宝，楚中真够给你面的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能干上这种活，至少得二进宫，还得有头有脸，不然早到大田里摸爬滚打去了，不从他手中走几板，休想过关，你占大便宜了。”

“几年？”

“3年。”

“好混，只当弄了个教养大满贯。只要你不折腾，顺大溜，不招人恨，这柳儿活，干到走。”

“但愿吧。”

“我发现你挺冷的。”

“都到这份儿上了，没辙。”

“根本犯不上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这就是一进宫的通病，得拿得起，放得下，别人混，你也混，刑期少一天是一天，号里的那帮孙子，你也别当回事。圈里头，永远是欺负软的怕硬的，别给他机会。”

“你因为什么？”

“滚大轮（滚大轮——黑话，专在火车上扒窃作案），踢飞子（踢飞子——黑话，专偷自行车）。就这点手艺混饭吃。”

“这事也大刑？”

“抓现行，价值也高，八下。”

“八下？怎么混呀？”

“照样混，还非得死去呀，哎，大狗熊那小子杀仇，留点神。”

“不怕他，就这么大的屋，他也飞不出去。我不会先招他，只要他给留口气，就干。”

圈里头拉帮结伙，正常。

圈里头勾心斗角，平常。

不折腾，它就不正常了。

一连几天瓢泼大雨，高兴的是大班，可以美美地睡个大觉，连串号外带赌上几把，有钱的赌现金，没钱的赌洗衣服，赌采买。

整个衙道里，挺数二来子这堆里赌的最大，拉耗子全部是现金，全中队的星星级人物个个到位，队长也不进院，机会难得。

大鹏抢先挑起战争：“长码，二十。”

蛋清：“干嘛那么黑呀，全打立了，没劲。”

这场合少不了小弟：“虚就下去。”

北城的齐豹子：“豁着干，死了算，点背活该，谁有手谁赢。”

南城的战犯雷头：“二十，我跟。”手里拿着 A，手底下枕着 A，自然跟进。

朝外的小叮当鬼灵精，闪张叠里边了。

向来猛张飞的阎三死跟到底：“跟。”

大鹏的面上方片 K，Q，底下 J：“五十。”

雷头自然响应，他第三张进 K。

齐豹子嘴严更敢赌：“进一手。”他的是一对 8，单张 9。

阎三挺着：“去就去。”面上是一对 10，底牌同样的单张 9，面大的他：“长一百。”

所有人全部跟进。

大鹏的面最好看，顺花面。K，Q，J，10，买两头，高喊一嗓子：“二百。”

雷头是双匹，对 K，对 A，毫不犹豫推上二十张。

齐豹子的面也有一拼，对8，对9。

而阎三更有一拼，第五张愣是进来一张10，共是三张10，单张，9，枕着一张J，先大者欺人：“对不起，三百，过时不候，现在下去还来得及，不知死的上。”

雷头冒顶了，翻出一张Q，自动放弃。

大鹏也不含糊，生生抓上绝张9，虽不是同花顺，牌面也不小，跟了一手。

齐豹子手气极佳，拉出可爱的第五张，那么喜兴的梅花8。

从面上看，大鹏已输，但还想拼一把，毕竟锅里已经不少钱了，他闹炸：“高抬一手，加二百。”嘴上还玩着心理战：“阎三，谁死在最后还不知道呢，得把钱拿在手里，那才叫真格的呢，差着级别，还往上冲。”他又敲打：“齐豹子再加二磅，一把抽立，全踏实。”

在圈里，能弄到上千的现金，绝对的超级大户，赢了吃香的喝辣的，输了，对不起，这两月的小灶，烟，连带小酒，都得喝西北风去。

阎三拼劲十足。

齐豹子稍微动摇了一下，跟上。

看看有效果，大鹏继续使招：“三儿，凑了多少份？后边不吃饭了？豹子，关键时刻可别手软。”

本身就犯虚，齐豹子骂着：“你丫真贫，逗气还是玩牌？”

大鹏斜着膀子：“玩的就是刺激，好容易滚把大的，银子堆起来不容易，分出个公母来，舒服，再加二磅。”

阎三赌着气，闷头跟。

轮到齐豹子，还真吃不准，开始琢磨这牌。号里面，里三层外三层，挤得满满堂堂，全是过眼瘾的，这牌赌到这份上，都想瞧个热闹，看看到底谁败。

大鹏根本退不下来，加紧攻势：“银子不够可以借去，等着，但锅里不能没，咱得玩现银子。”他故意制造气氛。

阎三根本不听他那一套，跟就跟。

齐豹子扫了大鹏一眼，脸色正常，一丁点儿变色的迹象都没有，嘻嘻哈哈还管小弟要了根烟，他把牌又审了一遍，其实，那是表面动作，实质上是在算计自己的银子跟不跟得上趟，这千把来块，凑了五、六份儿才弄到手，整个中队手里捏着二十张的就是大户，自己的弹药库所剩无几，那孙子小人得志的样子，看来是不假。再有一层考虑，阎三那么执著，弄不好是四喜。把这手丢了，还有机会翻身，主意已定：“孙子，让你丫得逞一把。”把牌推了。

打走一家，大鹏很得意，想如法炮制：“三儿，今儿哥俩儿对上了，再加三磅。”

阎三斜楞他一眼：“今儿跟你推到底，输了老子喝汤去。”死跟。

大鹏开始发狠：“再加三磅。”

“跟。”

“加五磅。”

阎三咬着牙：“开你。”

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到牌上，大鹏沮丧着脸，面上明摆着，自己是诈：“该死，没辙。”

阎三底气十足：“亮底，我开你的。”

大鹏把牌叠进去：“输了，输了。”

阎三把自己的牌抡起来，漂亮地甩到床上。

全场哗然。

小弟：“操，把齐豹子的耗子打跑了。”

底下七嘴八舌。

“真够学问的了。”

“这牌玩的真不错。”

“属丫大鹏坏。”

“瞧着解气，阎三再屌一点，差点让大鹏偷鸡成功，玄一玄。”

“这牌可惜了，要我就战到底，死再说死的。”

齐豹子搓着火，脸跟猪肝似的：“弟哥，待会儿兄弟没银子了，支着点。”

“小意思。”

“我跟丫大鹏磕了。”

“上火没用，牌上说话。”

2

一晃过去半年，日子过的还挺快，曲宝闷头忍着，没跳出来折腾。

午休时，让段和平给叫出来。

“段哥，什么事？”

“指导员和楚中找你。”

办公室。

范指导员说：“曲宝，这阵子干得不错，有个事你必须面对。”很直截了当。

“不是我妈的事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曲宝的心放下一大块。

“你媳妇提出跟你离婚，法院已判决，孩子归她抚养，这种事，一般都是判给女方，毕竟你不具备抚养能力，按理来说，3年也不至于，但是人家迈出这一步，就是有想法，你怎么看？”

“离就离吧，已经判了，还能怎么样？”

“能正确对待吗？”

“有些突然。”

“能保证不带着情绪出工吗？”范指提的很有必要，毕竟，曲宝干的活儿，武警不参与警戒，由干警带队。

“放心，我不会跑。”

“楚中？”

狱政工作向来是要害：“什么事自己扛，你都得迎头面对，跑，也容易，也不容易，跑回去解气，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，而且，只要你活着，永远追你，直到将你拿下。”

曲宝垂直站着，一言不发。

“刑期并不长，想多了根本不现实，咬咬牙把自己的惩罚完成，出去重新混个样，给我个保证。”

“我不会跑。”

曲宝一走，二位中队主管交换着意见：“性格内向的人，不愿意跟人沟通，平常也没有交往，很难处事。”

“但未必不聪明。”

“他的性格有一定的缺陷。”

“应该说，跟他的经历、家庭有着很大关联，一定的变故，造成他的自锁封闭。”

“孤僻的人，往往会仇恨周围的人，而且，不需要什么理由，潜在的威胁很大。”

“不行的话，调个工种。”

“那倒不必，反而会增加事端。”

号里面，曲宝一个人呆坐着，跑，是不会跑的，他觉得自己很无助，尤其是孩子，自己心里堵得慌，有心无力，潜意识当中的无端仇恨往上涌，包括对周围的人，他都恨得咬牙切齿。很快，他的脸就有些畸形。

圈儿里的人，都有算计，都有坏水，生存能力极强，一旦牵扯到自己的利益，是要奋不顾身地冲上去。

齐豹子那场牌局，损失惨重，对大鹏一直耿耿于怀，直到现在，靠借钱跟哥儿几个瞎混，北新桥小力本弄来一瓶二锅头，借着酒劲儿，发着狠：“非得干大鹏。”

兄弟勾鸡：“干就干他。”

小弟也在喝酒之列：“干容易，中队人多嘴杂，根本兜不住，你这一折腾，准保把牌给断了，背这名没劲。”

齐豹子说：“弟哥，这口气我咽不下。”

“是你虚，谁都不赖，再说这牌也没鬼。”

勾鸡岁数小，但坏水不少：“想招儿，毁他，今年不是减刑吗？一场架，全完。”

这种脏事，小弟从来不感冒，打个招呼，闪了。

小力本道：“反正，豹子你不能出头，太明了，找个人跟他干。”

勾鸡自告奋勇：“兄弟上。”

两天后，大鹏和勾鸡打架，双双被惩罚，等到大鹏在反省号醒过闷来，黄花菜都凉了。

每年各大监狱，各劳改场所，都要进行大揭发、大检举，并且，用很大的幅度予以兑现。

没有人挡得住这样的诱惑，即把自己的余罪给减掉，不予追究，又让别人替自己背，怎么着都合适。

祸不单行，曲宝正在下网，狱政科来人提他，是外调，对方亮明身份——西城分局预审员，“曲宝，认识陈东兴吗？绰号二狐？”

曲宝马上反应：“认识。”

“进来这么长时间了，用不着跟你讲政策，都明白怎么回事，个中的利害关系，都跟明镜一样，找你就是有事，点你一下，你的同案已经先行将余罪交代，并已核实，现在就是取决于你的态度。”

“我考虑一下。”

楚中队长跟上一句：“曲宝，躲没有用，扛也没有用，落个好态度，在你的卷宗上会有利一些，既然做了，已经落后于别人，你应该清醒认识到你自己的处境。”

很长时间的沉默，曲宝交代余罪。

3个月后，西城区人民法院，以曲宝犯抢劫罪被判4年6个月，盗窃罪5年，以前盗窃罪3年，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2年6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2年，接到判决后，立即转往北京市第一监狱。